

永樂大典

二九

228556

國立中央圖書館

卷〇五五	卷〇五五	卷〇五五	卷〇五五
齋字	齋字	齋字	齋字



7
72
00
12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七 七皆

齋

齋名十三

君子齋

宋王安石臨川集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

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

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蓋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

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

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繫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

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求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

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元程禮部集君子齋外記。臨江高靜謙名其燕處之室曰君子齋。謁記於余。或者問曰。高君信以君子自任乎。或曰否。其師杜徵君名之爾。太徵君名之者。勉人以為善也。其自任者。勉以為善也。勉已以善。斯謂之仁。勉人以善。斯謂之義。俱不失為君子也。而况以名其齋乎。孔子之時。若南宮适。衛蘧伯玉。鄭子產。聖人皆以君子稱之。千載之下。想其德容事業邈乎不可企及。彼誠君子也。傳曰。張趙之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吳王問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是二子雖見稱於當時。而終不能不見疑於論者。名實之際。可不懼哉。今高君知足以察微。才足以任大。言語文辭足以振華。而雅實居于一鄉。為士者宗之。行乎天下。公卿大夫敬之。則信乎君子矣。然而名不登於仕版。祿不易於家食。優游歲年。與道委蛇。若將終身焉。人不知而不愠者。此時論之所甚未惟也。雖然。玉韞於石。石不能以固王。珠藏於淵。淵不能以闕珠。利刃必割。又安知高

君之不終見用於世哉。是齋也。太常危傳士為之記。國子曾助教為之後記。余惟古之傳詩春秋者有外傳。集文辭者有外集。故竊取其義為之外記云。且謂高君齋前鑿池種蓮池上栽竹以盡人物之勝。高君曰諾。因并書之。

長史齋

元白君舉寓齋集題仲植長史齋詩

東吳之精天下士。書法得之公孫氏。自觀劍舞轉豪放。酒酣欲得天為紙。戰國一帖字何少。龍角光芒徹箕尾。坡題谷跋掩餘輩。物是今非經幾紀。蕭

郎千金購遺書。自得此書無此喜。浮江大笑米家船。月貫長虹誰敢指。七愁羽化辭人間。便榜高齋為長史。齋中邀作長史歌。口不能言相諾唯。杜

陵文章光萬丈。政自愛君心不已。曾公若無忠義氣。屋漏筆沙一技止。淒其懷賢亦竊比。作字作詩同論理。書生安敢犯名教。事有至難天章耳。古

來避謗詩尋壁。鼓吻誰翻東海水。安得快劍斫蛟鼉。九原為喚張顛起。元遺山詩張顛飲豪傾四座。脫帽狂呼誰敢和。南宋北宗知幾人。醉眼紛紛

飛鳥過。是公技進不名技。元氣淋漓隨咳唾。偶然捉筆本無意。自有龍騫并虎卧。當時誰有戰國策。門外雷車忽驚墮。天星無數不知名。色正芒寒

纔七箇。蕭郎家世陵谷後。爭信空囊蓄奇貨。蕭齋故事今復舉。未怕秋風吹屋破。護持有物世共喜。不獨一時為子賀。藏舟夜壑豈未嚴深。隄防有人

來倚施。

武士齋

宋史寧宗本紀慶元五年五月壬子詔諸路州學置武士齋選官按其武藝

賢行齋

蘇州府志齋在大雲坊林處所居處字德祖號大雲翁

賢覺齋

宋楊慈湖集賢覺齋記人皆有至靈至神至明之妙即

舜之所謂道心而人不自知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彼之施詐於我常情必作意以應而作意每差彼施詐不信於我我無勞逆億而此心之靈亦能先覺此衆人之所自有不必聖人始有而人率不自知惜哉此心先覺乃人心自靈自神自明不學而能不慮而知

可謂賢矣而人不自知其賢故聖人特指其所懷之王以告此深中某心故以名黃年家之西齋曰賢覺

尚賢齋

國朝黃仲

實詩題李宗信尚賢齋

緇衣輟遺響金臺委荒基古道無來轍客位綠苔滿末俗紛異好我志獨在茲傾蓋必豪俊方駕豈狂痴鳴佩結飛緌浮

彩曜清漪繁繁冰玉質飄飄風雲期深情發高詠文思若波馳沃心聆道論佩言庶足規

希賢齋

嘉禾郡志嘉興縣宋

方韻字廣玉本桐廬人孝宗乾道四年侍父務德侍郎徙居是邦之北門爲朱文公門人文公集中有相與問答語家有希賢齋扁亦文公所書也

希賢齋

嘉禾郡志嘉興縣宋

朱文公門人文公集中有相與問答語家有希賢齋扁亦文公所書也

朋來齋

國朝何嫂庵集朋來齋記 學之為道。內盡於己。外資於人。盡於己者。自脩也。資於人者。交脩也。非是。鮮有能達於

道者也。是故同類之至者。謂之朋。朋之有益於人。甚矣。語有之曰。朋自遠方來。此以善及人之効也。易有之曰。朋來無咎。此資於人以為善者也。丁氏汝王既為其從孫髮。搆如春之堂。以畢其冠床之禮。復建齋於外。以為藏脩之所。而類之曰朋來。蓋又欲其從孫之能力進於學。以求盡嚴澤之益也。髮於是。請記於予。予則復之曰。以善及人之効。子未可以自必。若夫復之為義。則子之所宜盡心焉者也。蓋復之為義。一陽始復。有亨通之漸。而其氣至微。不免摧折。如陽之始生。其氣至微。不免屯艱。故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無疾者。莫為之摧折者也。莫為之摧折。則其類漸進而來者。有亨盛之理。故得無咎。以子之志之年。方當進學之始。殆若陽之始復者也。而又有賢伯祖之維持。鞏輔翼以成其志。其莫為之摧折審矣。將見朋類日盛。協力以成其學。而以善及人之効。尤可馴致。則朋之來也。日益衆。而德之脩也。日益進矣。髮以弱冠之年。通敏之資。受賢伯祖之煦濡而諄誨。用克達才。紹述先志。雖失怙而無異於其父之訓。誠能盡於己而資於人。則莫愧於名齋之義。亦無負於長者之屬望。及朋之期待者矣。

尚

友齋

宋鄭俠西塘集溫陵陳彦遠尚友齋記

伐木之序曰自天子

鳴而求友聲。自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未始不然。則人之出處潛顯。易常不由良友之助。切瑳琢磨。以成其事。故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有天下國家。而至于伐木者之賤。無以易此也。雖然。聖人於其徒常戒以無友不如己者。則士之所與友。固不可以不擇。近則求之邪閭四方。遠則求之詩書憂古。稽其言行。合其作止。然後其人可得而比。故孟子有鄉國天下之善士。其所與友皆其類。至於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之說焉。昔堯館甥于臧室。與舜遊為賓主。而子思於繆公曰。古之人。不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未惟不知萬衆之為尊。而不知常帶之為賤。大無四方。遠無萬世。惟其人之為求。然後為合古人之意。則尚友之義。不亦大乎。溫陵陳公彦遠家富而篤義好學。而力行。吾於溫陵得其所為一二。事頗不類。世俗所為者。如郡縣之學有廢而不脩。道路橋梁有壞而不通。必先出財以助公府之費。而不汲汲於因果之施。絲髮無所干公府。而貧乏之人。見必惠濟。讀書之勤。手不輟卷。其舍南數步。有別館軒宇明潔。前有池樹之觀。中堂設園林環榻。以與朋

友共食。士之篤實力學而無以自資者。必就彥遠。昕昏食飲。以至寒暑。葵
葛。油膏紙筆之費。皆出彥遠之力。率以為常。而不計年歲矣。以一布衣居
閭里。能如是。使其享大富貴。為如何哉。彥遠固溫陵之善士矣。而溫陵大
國。彥遠之好友如是。固當自一國之善士。而友天下之善士。與之朝夕論
古人之詩書。稽行誼而符作止。則其所到可涯量乎。故是齋舊以義名。而
來予求記易之以尚友云。元程禮部集尚友齋記 臨川艾季誠游京師。
踰年將歸。過其兄之友程文而告曰。余之始來京師也。不曰觀國之光乎。
亦將取友以成余之德也。今上焉者。貴顯尊重而不肯下文。下焉者。反顧
却慮而不樂接引。其或瑰奇特達之士。又皆與世齟齬。思獨善其身。余無
得焉家。有讀書之室。曰尚友。將歸而求諸古人。願徵一言以記之。俾自勗
也。嗚呼。友之為道大矣。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况學者乎。
聞之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
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已。師友類也。
師尊而友親也。師道之不立也久矣。友其可廢乎。季誠負聰明之資。而敏
於學。將脩其業以進於道德之實。淑其身而見於世。汲汲焉。惟取友是務。
可謂知所先矣。然京師四方之士。君子之所雲集而輻湊也。其敦德尚義。

宜無可師可友者而遽去之。以求乎古之人。古之人循孟氏之言。不義於
 好徑陵節而墮於狂者之域乎。雖然。子之歸誠是矣。欲友天下之善士。自
 友一鄉之善士。始子非善士也。固不能以友一鄉之善士也。况一國乎。子
 誠善士也。天下後世皆將取友於子矣。其道不亦大乎。勉於為善。不患無
 友矣。斯言也。請質諸兄伯真甫。若以為可。因以為記。王廉交山集尚友齋
 記 江浙行省參政周公伯溫為錢塘劉中氏題其齋曰尚友。中蓋取騶
 孟氏以自修者。今侍戶部尚書貢公泰甫入閩道。過會稽。謁余館舍。請為
 之記。余詰之曰。尚書公天下之善士也。中從之遊。復汲汲尚友是慕。殆欲
 尚友古之人乎。古之人不易友也。學有其基。友之可也。無其基。徒嚶嚶然
 曰。古之人是慕。是友狂者也。竊為中不取也。中始冠氣方銳。宜苦心勞思。
 讀其書。以自淬礪。有弗明。質諸勝已者。求其明。有弗知。質諸勝已者。求其
 知。進而益求天下之善士。立其基焉。由是而尚友古之人。其庶幾矣。彼鄉
 原之似德。斥之佛老之近理者。遠之。蓋似德者。則足以盡人心。近理者。則
 足以傷世教。可不慎乎。苟自好焉。以息天下之交。孤陋寡聞。以廢未深山
 大澤之區。幾何不涉柳子服氣之說也。昔者曾子數子。夏有三罪焉。子夏
 投其杖于地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辟而索居。亦已久矣。嗚呼。為

士者可不尚友哉。夫朋友居人倫之一。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友之為道大矣。中汲汲尚友是慕。蓋好學者也。七閩為儒者淵藪。中往遊焉。尚慕其友人德。尚書公為之依歸。余見其尚論古人而自造焉者矣。為之記以副其請。中字庸道。齋則其所寓而名。予為括蒼王廉也。國朝朱伯賢白雲菴尚友齋記。錢塘劉中庸道。嘗名其進脩之齋曰尚友。微言於鄒陽生。生曰。是殆有取於孟軻氏之言歟。抑亦猶行古之道也。自夫大道既黜。處士橫議異端並起。趨向不同。當是時也。楊尚為我墨尚兼愛。莊列尚虛無。管晏尚權謀。孫吳尚奇詐。鬼谷尚捭闔。蘇秦尚從。儀衍尚衡。申商尚法。公孫龍尚名。鬻子務成尚小說。由余尉繚之徒。又兼儒墨合名法而尚之。率皆違道干譽。微君仲已。壅塞仁義。舉天下求如孟子者。蓋鮮矣。故孟子獨尚論其世。求古之人而友之。夫豈止一鄉一國而已也。今吾子當天下治平之世。蹟學蹟言。日從縉紳名鄉游。考德而廣業。夙夜力行以求古道。傳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又曰。以友輔仁。二者蓋兼有焉。何至規規尚友古之人乎。世之人踽踽涼涼。亦曰古之人。古之人夷狄。故其行則不掩焉。子奚尚之乎。抑予嘗聞之。司馬長卿尚友相如。諸葛亮尚友管樂。比其至也。裴卿為西京文章宗伯武侯。從容

正大庶幾王道。非簡樂所能及者。又豈規規於所尚哉。庸道曰。子之言過矣。人生而蒙。畏而無友。則愚友不如己。先聖所戒。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昔周公思兼三王。仲尼祖述堯舜。孟子亦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周公仲尼。大聖也。孟子。大賢也。且尚友古之人。中也。獨不能尚友之乎。子奚惑哉。甚。生作而言曰。嘻哉。吾今而後。知子之志遠且大矣。非予所擬議也。遂書以誌之。青江具廷臣集尚友齋記 稿李陳景文氏。以尚友名其齋。求予為之記。予惟學不可以無友。蓋足乎己者。狹而資乎人者廣也。孟軻氏取友之道。不止一鄉一國。至於天下之大。且欲尚乎古人焉。尚友乎古人。則非止一世之士。而為千百世之士矣。泛而求之。若夔龍。若伊呂者。不可及已。春秋之臣。賢取乎蘧瑗。忠取乎子文。讓取乎季札。廉取乎孟公綽。惠取乎國僑。直取乎史鰌。其在聖人之門。則顏子之仁。閔子騫之孝。季路之勇。子貢之達。曾參之確。此皆士之所當進。而友之者。至於尚功名。則有管樂。尚氣節。則有魯仲連。尚神仙。則有安期。曩門。尚隱逸。則有沮溺。亦豈非古之當友者乎。惟其不足於一鄉。而求之一國。而求之天下。又進而取之古焉。蓋以無窮之心。求無窮之理。則所謂尚友者。盡於是矣。雖然。上焉而為夔龍。下焉而為沮溺。地之相去數千里之

遠世之相後數千里之久。其人烏得而友哉。所謂友者。友其心耳。人有古今。心無古今之異也。言古人之言。行古人之道者。烏知不在於一鄉一國乎。一鄉一國且不可誣矧。可以誣天下乎。故居一鄉。則不遺一鄉之士。居一國。則不遺一國之士焉。同世而相遺。曠世而相求。非善於取友矣。予以是勗諸已。又以是最諸人。恐其事遼邈而忽於近也。景文其志之。元熊朋來集尚友齋銘。學先鄉國。友其善者。吾善日進。取友天下。猶未厭足。進之又進。尚友古人。無論漢晉。學類志伊。是亦類伊。異世同理。今居古。稽以大詩尚友齋。尚友莫尚勢。勢盡還寂寂。尚友莫尚利。利至害已迫。所以古之人。尚友在尚德。儀刑等樂山。新潤北巖澤。相觀有餘善。互勸無失則。從容道義途。揖讓詩書宅。誰云布衣賤。上與晉楚匹。公侯豈不貴。擁篲事縱橫。道成名亦顯。十載光赫奕。奈何後來者。不復見古昔。趙子有高齋。楊公扁其額。鬱鬱兩大字。健筆掃濃墨。開軒迎嘉賓。酌酒餉尊客。名花照戶牖。四坐列簡冊。門前盈尺地。不着俗士跡。何尚抱琴往。為子談損益。

省吾齋

銘吾之為吾。疑氣成

軀。前有深阱。亦有坦途。惟吾所擇。任吾所趨。兢兢惕惕。慎乃馳驅。私邪險艱。省之錙之。公正平易。省之鈞之。已知不疚。內省而愜。彼或不賢。自省而

懾耳聞雷震。吾省斯懼。目覩機張。吾省斯度。曾省者三。臯省則屢。夕省及朝。晨省至暮。畫之所行。夜可告神。夜之所思。畫可語人。俯仰無愧。心安體

舒。省焉若是。脩吾齋。宋本至治集王之武備。吾齋。子恭靈均初。吾知免夫。服。冠子宋王後人。便好飄然同去。荷衣蘭佩。

相親。養吾齋。劉將孫養吾集養吾齋銘。清明在躬。勝已齋。志氣如神。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南海志。在市。正己齋。興化府志在儒雅堂之西廡。尊己齋。船司廳事東。舊名學古。太守潘時更今名。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尊己齋銘。眇然吾心中。全其天。乃德乃藝。可聖可賢。彼惴于日。或昏于利。望焉凡庸。肆焉悖戾。隋扣之實。籍而積諸。庫執廷

並。措棄若無。世休乎人。吾反吾身。苟其已尊。寧惟已珍。敬夫可願。毋受所賤。嚴其不為。毋納所卑。可無賣。而戒悠悠。子如尊之。毋取外求。元王沂

伊濱集尊己齋銘為績溪汪氏賦。人於萬物。所貴為己。蹈賢執賢。由己而已。惟爾從欲。得彼忘此。孰云千金。視若泥滓。惟此可尊。惟彼可恥。精擇

力行。一問諸理。伊由己齋。宋周孚銘刀編由己齋銘有序。浚儀趙誰名堂。猗歟朱子。從之名其齋曰由己。而濟北周孚為之

銘曰 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惟其自畫。卒為丘陵。赴意于聖。魯之君子。以退為進。未見其止。予是之學。不情不喻。如痿思起。如農望秋。惟蒙故明。惟常故久。我欲如是。誰掣其肘。彼陋巷翁。是為吾友。

克己齋

安福志克己齋建於主簿廳之東元王惲秋間集克己齋記

御史中丞崔公。作新齋於私第中門之內。為朝夕見賓客。廣忠益之所。扁其顏曰克己。中外士夫聞而疑焉。蓋以公忠亮。簡在帝心。四方想見其風彩。勲名事業。無愧於昔賢。方且孜孜焉。汲汲焉。致力於初學者所務。僕為之說曰。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俾經綸一世之事。其時政之得失。思有以論列之。生民之利病。思有以興除之。人材沉滯。賴之而薦舉。奸邪橫恣。仰之而糾繩。况辯公私於事時不同之後。論紀綱於功利競進之餘。是恒處乎憂患之域。而踐乎艱險之塗矣。職臺憲者可謂責之重而任之不易矣。自非材德備具。卓爾千人之英。志氣剛明。信乎萬物之表。偏蔽躁妄。力制嗜慾之私。視聽云為。粹發性情之正。厲忠直而靡他。無瑕玷之可撻。既正身而格物。先律已而治人者。詎能厭公論而服衆心。振清風於臺閣者哉。而公端本澄源之志。實在於此。宜其於聖賢傳授心法切要之理。默識心通。景仰取法。有不能自己者。惟公愿事兩朝。久執臺憲。忠君愛物之念。若

饑渴之於飲食當其論列主宰之際。把顏匪躬。挺然以直道。偉論獨步。一時曾無顧忌。退縮之私。固已循天理之至公。思復本心之全德矣。雖然。顏子入室大賢。得聖人爲之依歸。夙承善誘。鑽仰篤信。猶不免違仁於三月之後。矧餘人哉。蓋天理人慾。只在於公私一念之頃。惟致知是期。格物知至者。動靜以察其變。朝昏以精其思。久蹈曩則。靡息厥修者。方造聖賢間域。故衛武公年登九秩。作抑詩以自警。司馬文正存守一誠。終身不易。今公既循聖賢治心行之要道。復如二公貞固自持。服膺勿失。日就月將。豈惟緝熙於光明。將見與昔賢同歸而不殊矣。公以齋記見屬。僕年衰老。懶於筆研。敢直書臆見。姑塞雅命云。僧北磻禪師詩云。已齋。固念聖爲狂。聖狂亦有方。正遠尊穩密。私孽珍微茫。蛇俗嗟封殼。松心破吟疆。他山石攻玉。日用細平章。

求己齋

宋曾協雲在集求己齋銘并序孟子曰。可欲之用細平章。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學者方其未知自反也。但

知善之爲可欲而已。一朝反求而得之。始信其爲己之固有而非外鑠我也。學而至於信止矣。自此以往。充實之而已耳。夫人之患莫大於己小而物大。內輕而外重。己小而物大。內輕而外重。則見紛華盛麗而慕遇交錯。訛紛而惑。當貧賤而病。處富貴而泰。戚可以奪。貨可以敗。此皆不知求己

之過也。若夫日思其所止而去其害之者真積力久其成也自反而縮內省而不疚弱者以剛虛者以充三軍莫能凌千駟莫能誘寬以居之安以行之於書也博觀而無所流於人也泛愛而無所狎歛之而一身治靡之而天下平窮達猶是死生猶是然後為得也古之人必先志其遠者大者要其所成就雖未臻其極後世猶不可及者用是道也然學此者豈有他術哉本之於經以深固其根參之子集以助發其奧優而將之饜而飫之以求其所自得者然後以己之所有觀古人所言所行之得失如秉權衡握繩墨輕重曲直之不可誣也力有餘日有暇騁辭措意於文章議論之繁辯疑考異於形名度數之末而學者之事備矣小子炎年十有五始志於學余懼其聞人之長而起歆起羨望道之遠而自暴自棄而不知其足乎已也一日求名其讀書之所而告之以求己小子勉之古聖且賢豈欺我哉有為者亦若是耳太銘以訓之非父與師其誰宜為銘曰維學之視貴未日新取已而足匪資於人方其有之其積猶畏養其梧擯于霄直上不治茅塞助長苗槁耘耔待時實茂實好予以絃誦予以游息寤寐賢聖左右設籍渾然蒙覆孰發孰啓是誠在我其慎其排歛衽危坐收視反聽十韻簡編存前如觀日星歸宿於道應對以文傳母欲惑約母寡聞母

怠而畫母忽而疑。往
歸而求。將有餘師。

求諸已齋

周輝清波雜志從叔知和隨侍
官九江嘗以詩見呂東萊居仁

後以書請教。荅云。廬阜只兒。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誰也。古人觀
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思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
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者大者。雖
近。遂游夏可也。又為作求諸已齋詩。見集中。知和常尉吳江。作垂虹詩話。
語輝未有。序輝言。若以所得東萊帖。冠于首。何用他求。從之。復著垂
虹賦。為人稱賞。蓋得少小師尊前輩之力。惜年未及。中病廢而卒。

觀

我齋

葛勝仲丹陽集次吳粹老觀我齋詩
熟焚然辯物我此意猶屑屑是身本虛空何者為六結雖慧念不起雖足

照不滅。無我與我所。觀亦於何設。右臂彈已化。左肘柳方藥。顧君進此道。
遣我自朝徹。不見魯東家。意與我俱絕。陳簡齋集汝州吳學士觀我齋分

韻得真字詩

狂夫轉軒冕。老杜狂夫詩。狂夫老更狂。又獨酌詩。共波微

官謫。

莊子騷性篇。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

自許稷契身。

見一卷雜書詩。靜者樂山林。謂是羲皇人。陶淵明高卧北窗。

日謂羲皇上人。

不如兩忘快。莊子太宗師。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若兩忘。